

紅豆卷第二號



廣州安南天和堂

天和 萬應油

此油扶正闢邪，性力和猛，與別家不同。最能醒腦提神，走經達絡，驅風除痰，解暑行濕，消腫止痛，氣滯氣痛，冷熱時疫，跌打損傷，及湯火燙傷，等症，均萬試萬應，無論居家旅行，均宜常備。廣州杉木欄天和堂出品，香港梁國英藥局總代理，各處有售。

治婦女經閉不通，經期瘀積凝滯，結塊疼痛，并治產後瘀患不清，作痛等症。



總行：廣州市東堤三馬路
 分銷處：西關梯雲東路
 濟安大藥局、南關永漢南路、天大藥房

鄧鶴年婦女通經丸

每瓶一元二角

香港總經理 梁國英藥局

香港 雲咸街六十三號生生堂發明之

補血膏 其效足
保肺神膠 以足
潤肺玄霜

打倒紅色的恐怖

心跡失眠
一切貧血
肺癆咳嗽
肺癆見咯
妄行吐血

總代理 永樂街瑞昌西藥行

代理 南華 柏林 快子 南泰 恒記 陳更煥 李炳行 赤雅
梁國英 大中 新世界 民興報社 茂生堂 美利公司

廣州分州批發太平路二百九十四號樓

强有力！

華夏添精丸是補藥中之强有力者，

孱弱疲痿者服之强有力！

國產靈補藥……添精丸

上海華夏藥房創製

香港總發行所大道中三百一十九號
港澳各藥局行（廣州）老威 普威
南京海源歐亞五洲（石叻）廣利生號

香港總經理梁國英藥局

參苓白朮酒



人參



白朮

善能補養氣血。強健脾胃。生精益髓。充體潤膚。驅風去濕。辟穢寧神。氣味香醇。非尋常釀造者可比。好杯中物者。盍一試之。

總批發香港黃廣善堂
代售處梁國英



紅豆月刊

第壹卷第二號

次目

圖畫	羣狗	風景	人體	橋中橋	山水	賑區一角	驚艷	縱橫	人像	裸體習作	梅	紫石街之春	吉祥	聽笛	除夕之山家	隅坐
金剛	梁晃	李少衡	潘思同	趙石佛	歐陽德	徐悲鴻	陳荆鴻	陳輯文	尤重	關雪	黃曉江	孫斌藏	李和	飛鳳	陳蓬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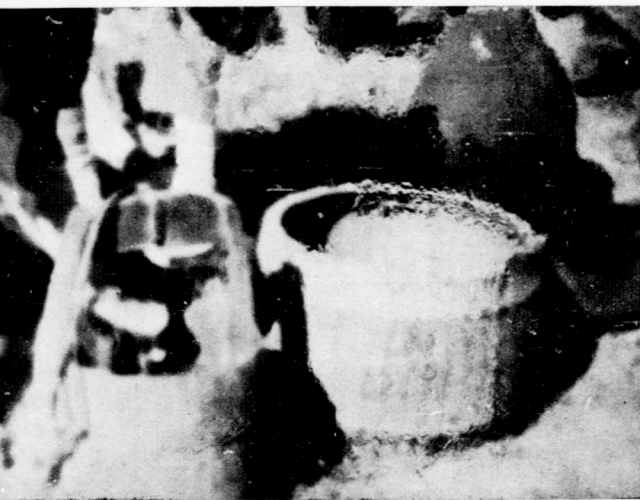
風景 梁晃攝

作佛石趙 景風



第十七回 雷氏至後三日畫於對山摩石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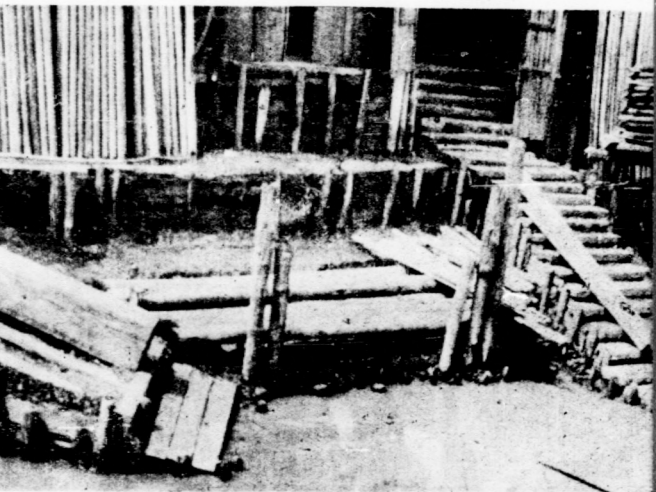
印



眠區一角 歐陽德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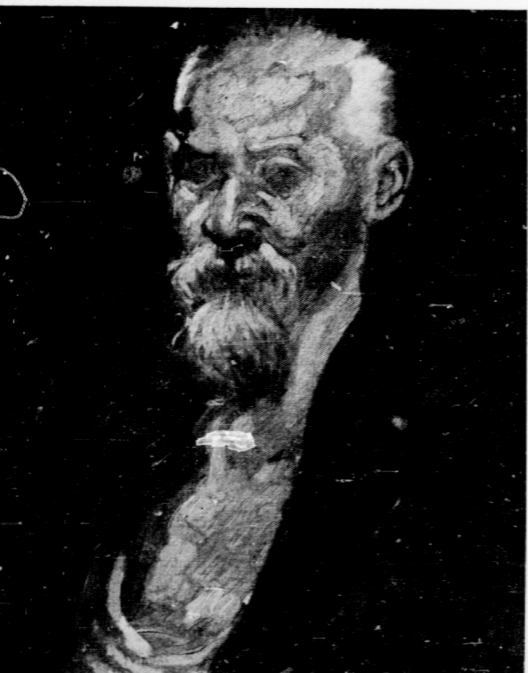
驚 艷 徐 悲 鴻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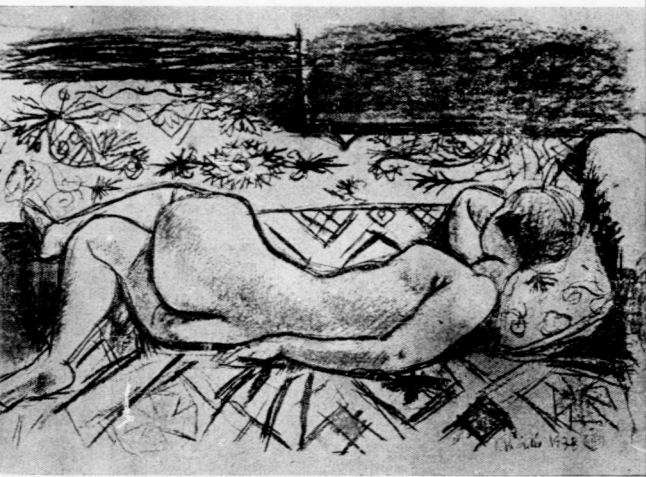




縱橫 陳荆鴻 攝

人 像 油 畫 輯 文 作





作重尤 炭木 作習體裸

一個女工

葉惠青

濃霧深深幾許？在這籠着遠遠的東方的濃霧的背裡透出了一片魚肚白後，散佈在碧空中的守夜的星兒就一顆一顆爭先恐後的收工回家去了雖然下界那時還掛着一道黑沉沉的黑幕，四處，不久，就染着曦微可愛的晨光了；美麗的旭日也溫泉水滑洗凝脂的在漣漪的水上沐浴着了。坐在街頭的禮拜堂的大自鳴鐘，突然在無邊的寂靜裏有力地沉重地噹噹的响了六下。這鐘聲把這一帶正做着好夢的人們驚醒了。剛剛從溫柔的被窩裏跳了出來而快慰地坐在樹杪上高唱着「勞工神聖」的小鳥，也給這鐘聲嚇了一跳，散飛去工作了。

各處的工廠高聳在空際的烟囪也已滾滾的冒出一條一條像長蛇般的黑烟來。

他雖然也給這自鳴鐘的喉嚨喚醒了，但，仍懶洋洋地無精打彩地鑽在搖籃般的被窩裏。一對給兩道秀麗的娥眉屏風着的妖媚的眼睛，還含着一種睡態朦朧的神情。「該返工了。」心兒剛這樣想時，她就馬上很藝術地把薄而重補了的黑夾被翻到腳後去；忙而不迫地用着她隨身的五指梳了梳幾下亂復在頭顱上的短髮，便迅速地從牀上坐了起來。

陽光的脚那時雖還未踏到圍着對面的舊洋房的天台的士敏土欄干，可是，街上早已發着確確的木屐聲和隆隆的汽車聲了。

腦海不知突然接到甚麼的打擊，驀地，她又縮回被窩裏去，而且連頭也蓋上了。一角二分錢有甚麼用處呢？够屋租嗎？食飯不必說了。心頭剛剛寫出了這幾個字，苦淚就從寶珠般的明眸像密雨的瀉了下來了。隨即她的耳朵就聽到一種使人頭昏的轆轤的機器聲。而今她已像平時的鎖在工廠裏了，鎖在鐵手鐵脚鐵心腸的機器的前面了。呵！你這吸收她的血汗的機器，創傷她純潔無

瑕的靈魂的機聲，虛磨她無上的青春的機聲，真要使她心碎了！呵！她而今抱怨到食人而肥的廠主，抱怨到多事地發明這機器的人了。

不知怎的她而今又已坐在那輛她天天放工回來常常遇到的裏面坐着一對使她生平最羨慕的青年男女的「綠」的士上了。兩旁的舖戶和行人都一齊飛也似的溜向她的後面去。她心愛而不敢使她知道她是愛他的那個工廠裏的少年工程師，而今也已快慰地坐在她的旁邊。當她剛剛想躲到他溫柔的懷裏時，她婀娜而無力的腰部突感覺到一種體貼的撫摩。立即，她撒嬌地驚慌地低頭偷看了她的愛人一眼，就移眼去望一望他時常染上了機油的污手，她恐怕會弄污了她的新衣裳呢。在發見了他而今是戴着她剛剛送給他的手套時，她便迅速地伸出她纖纖的玉手去緊緊握着牠了，心兒却像初次在工廠裏偷看他的卜卜地跳了起來。而今她快慰極了，靈魂也嬌傲地慶幸着得到歸宿；可是，好夢不常，街外濶濶的汽車聲又把牠從幻夢之邦喚轉回來了。

她哭了，淒淒楚楚的哭了起來了。怎麼人們是這樣的幸福，她的命是這麼苦呢？坐汽車嗎？飯也沒得食呢！提到飯，她才覺得肚子有點兒餓；昨天爸爸生病沒有去拉車，餓兒一天都沒有動過呢。怎麼今天總聽不到爸爸的聲音呢？大約又冒病去了吧？想到爸爸，心兒真有點酸了，鵝一樣的瘦，面上從來未見過有一點兒血，而且常常又臥病哩。她真想學學從前常常和她去返工的那個李姐姐。她爲了她的父親在碼頭工作給貨物壓斷了腳，沒飯吃，犧牲了她自己。這雖然是一種侮辱，可是，不也很快樂嗎？你看，她而今不是天天衣裳楚楚的和高貴的小姐們沒有兩樣嗎？高貴的小姐們又何嘗不是和她一樣的給人們玩弄？犧牲自己，使爸爸不以這樣的年紀天天在冰冷的街頭呆等着他的主顧吧？不，這是一種侮辱，是一種傾西江之水也不洗脫的侮辱呵！況且，又誰能和不相識的人睡一起呢？

一角二分錢，一角二分錢呵！唉，這雖不能充餓，但，今天可以不去，明天又能不去嗎？去

爲了爸爸的原因，爲了二人幹一份的原因，我要去。去，去。面也不洗，用手擦了一擦惺忪的眼睛，穿上了那件補了三次，獨一無二的夾短襖，她就從容不迫地跑向街外去了。

寂寞的秋夜

銘 申

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真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却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

——范仲淹·御街行

秋夜是多寂寞喲！夜，本來就寂寞的，但尤其是秋夜！

不過，有時候，夜底柔和也够人陶醉；*Consoles me as the night* (Baudelaire) 假如你投入春江花月夜的懷中，那軟玉温香樣的快感，你能不陶醉，沉醉嗎？不會的。夜，最少也予你幽閑的快感。小泉八雲說夜景最宜入詩，是沒有錯的。

的確，夜底柔和有時使人陶醉，沉醉。但，有時也就不然了。像秋夜，你，你能够在秋夜，寂寞的秋夜，找到甜情熱意，軟玉温香的感覺嗎？不會的！待到秋夜底寂寞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地籠罩着世界時，那你祇有感到寂寞的悲哀！寂寞的秋夜早就在詩人底心絃彈出多少悲涼的音節來。——「今宵酒醉何處；楊柳岸，曉風，殘。」寂寞的秋夜也够人消受了！

宇宙間的所有的生物，如果還有生命現象的話，那麼，她一定深深地感到秋夜的寂寞。你繼

會聽過咽露的秋蟲罷？你總聽過悲秋的鶴唳罷？不然，在想像中，你總會想出巫峽底猿啼和虎嘯在夜氣中迴宕罷？她們在聲嘶力竭地希冀淨化了她們心中的秋夜底寂寞的悲哀哩！同樣，你也可以見到園中的落葉無聲地墜下罷？她是抵受不了寂寞的秋夜而死亡了！在寂寞的秋夜，你走到池邊，更可以見到魚兒在水藻叢中嗚嗚咽咽的嘆息着哩！

人是有靈感的生物，那對於寂寞的秋夜，更深澈地感到了。你總會欣賞過歐陽子的秋聲賦罷？你總會同情宋玉的悲秋罷？

啊，秋已是衰颯的季節，灰色的衣裳，使人感到頹廢；寂寞的秋夜裡，瑟瑟的秋風，蕭蕭的落葉，更撼動人的心弦。有月亮時，就愈鼓起寂寞的情緒。在寂寞的秋夜，當你午夜夢回，兀然坐着，望一望四圍，你將感到時代車輪深深地壓在你的肩頭，一步一步的擠着你向墳墓裡去，那時你會中心茫然！啊，寂寞的秋夜是無論男女老少也感覺到的！不信嗎？

當寂寞的秋夜，你無那地站在閨寂的樓頭。那時，天上的秋雲漠漠地籠罩着。秋風，沁人骨髓的秋風，在你耳邊，髮上，脚下，身邊吹着使你身心戰慄。它穩穩的吸緊了你哩。

你忍受着的望望闐寂無人的街道，那祇有死寂的一條灰色柏油路，燈柱也在閃耀着淡黃的燈光，此外是一無所有的。

本來在大自然的懷裡，如鄉村，秋的形象隨處都有，隨處都足以撼人心脾。但在充滿現代文明底詐僞的城市，把大自然也機械化了；沒有什麼秋的形象，祇有悲涼的秋風。

然而，寂寞的悲哀全不會減却。你在樓頭你會想到罷，那街道先前不是充滿肉香，酒香，燈光，人影的一條毫沒有秋意的街道嗎？現在不過是一條闐寂無人的街道。這死寂的環境，這強烈的對照，將使你更深地感到寂寞的悲哀，百感交集！對這情境，你會疑心你是墮下別一個世界裡！——這，這或許是地獄罷？

這時，會許有一輛汽車隆隆地駛過，灰色柏油路也像給輾傷了似的，輾過人們的靈魂；祇有這微微衝破那秋夜的寂寞，但不久又復歸沉寂。然而你的起伏的思潮是不會停下來。

秋夜，寂寞的秋夜，秋夜是多寂寞。

苦惱的人生

少 流

當那世事的酸辛未嘗滲入我們純潔的童心，天地間彷彿正含着一種活躍躍的生氣。無疑的，人類的生存，是多麼的有意義和值得人的羨慕！

然而，無情的時光，嚴酷的世故，終把一個活潑潑的天真人兒摧到那悲哀旅途上了。往日，天地間含着的那種活潑潑的生氣，如今却籠罩起層層不散的愁雲慘霧。一度歲月的來臨，只給汝一層生命的嚴酷！這好似沒有什麼意義使汝活下去似的。

可是，我自己是知道的，我并不希冀想把自己的生命沉溺在那種過去甜蜜的夢境；我還要我自己怎樣要生着的理解，我要爭鬥，我要經爭鬥中找出我的新生。

結果，人類生活的醜態，已給我認識一點。於是在厭倦牠，憎惡牠，唾棄牠。許多煩悶焦急平凡混雜着的情緒愈湧上我的心頭！我覺得有了種種憧憬的在中擾亂我；我像站在一片荒蕪的郊野，讓風雨的吹打着一樣。我恨不能索性化成一股清烟，隨風飛到天盡頭！

呀！我真的被孤寂困住了。難道，天地間就如此的沒有一點罅隙給我這渺小的生命伸長出來嗎？

孤獨，空虛……我要毀滅一切！

工作間零拾

梁之盤

楔子

擎天的高閣擋住了春陽，工廠的黑烟嚇走了啼鳥，現代文明已把山明水秀的大自然機械化了。

自然，現在，南洋是捲進了黃金潮底漩渦的深處。南洋是悲淒的，她的茅屋，她的倉房，她的牆垣朽爛了的橡樹園，南洋是悲淒而疲倦而不自廻護了。但，當南洋在黃金夢中陶醉着，她的垂垂的橡樹，銀皚皚的錫，珠圓玉潤的米珠，都象徵着她是洞天福地；影响所及，HONG KONG也就愈繁榮了。九龍，輕工業之起如雨後春筍，以烟煤的線懸繫在雲間的工廠底黑烟嚇走了啼鳥，擋住了春陽；這，這是一件值得留意的社會現象——九龍工作間巡禮後，零零碎碎的得來了一點鱗爪。

然而金黃美夢的確是打破了，南洋是悲淒的；爲了社會底連繫，九龍的輕工業也就呈現衰落的現象。結果，在大多數情形下，平日是雄姿英發，揮洒自如的機械是多半停下來了，雖然還是蛛網塵封，但都靜靜地躺着，她們在偷偷的嘆息着英雄無用武之地哩；有些沒有封上了的，就像目光稜稜，艶羨着少數動盪中的機械——那些驕子們載欣載弄的歡躍着，發着格格的笑聲哩。工人名目牌上早就不像從前的琳瑯滿眼。這，這都充分地表現了不景氣的形態。

不過，工作間還是工作間，到了工作間，還可以聽到機械底歌聲。見到了機械的力量，機械工作的靈妙，機械運動的優雅，機械製造的完備，就使人記起克魯泡特金底機械的詩的話來：「自從參觀了各工廠以後，我就很愛那完全而有力的機械。我看見那巨人手掌怎樣從小屋中伸出來

，把浮在尼瓦河上的水面的木材抓住一根，然後拖進去放在鋸子下面，鋸成了幾塊木板；我又看見一根紅熱的大鐵條怎樣通過了兩個壓榨器中間，出來就變成了一條鐵軌了，那時候我就懂得了機械之詩！

機械是現代的象徵；我懂得了機械之詩的話，但，在工作間，我想，機械是吞蝕着工人的生命；工作間不過是地獄。說得好一點，工人就是機械，不然就是煤炭。啊，祇有餓死纔得自由。

還有，在這中了黃金毒的都市，人們還能夠見到古銅色的軀體上像鑲滿了珍珠的流着汗的勞働人們，雜在珠光寶氣的人們裡頭；還能夠聽到邪許邪許的勞働者底音樂的節奏，勞働者底詩歌的旋律；但要想見生命給機械吞蝕着的工人們，祇有到工作間來；在工作間，你却見到工人們，不問是不是給機械蝕着生命，不問有陌生的人們來了沒有，不問——，祇是凝神的工作。頭兒低下來，雙目注視，揮着臂膀的強力，他們在鐵礮上夢想着未來哩，他們在火花中見到了未來社會哩，他們在機械間等着偉大的未來哩；不然，有人敢說他們是宿命論的人？不然，他們那裡肯這樣幹？生存問題是催着他們這樣幹去哩。呵，看來，勞働者的姿態是够雄偉嘍！

勞働者——工人，是站在悲壯的意義上！

工作間裡，我曉得了機械之詩；更曉得了工人——。但，在給機械麻醉了的心上，黃金，罪惡，死亡，自由，無爲，自然，原始社會，野蠻人，社會主義——，萬花撩亂的混雜起來了！

克魯泡特金從工作間出來，意會了機械之詩。

惠特曼 Whitman 從工作間出來，就成了世界的勞働詩人。——

自從他由工場裡出來，平民的羣衆的勢力，機械的騷音，奉爲上帝的勞働，是凱旋地走進抒情詩來了。他是了解勞働的美，與用他底以斧斤鍛鍊而成的詩節歌唱他的第一個人：

爲業務唱一枝歌吧！

在機械和行業和耕耘的勞働之中，我找到了發展，找到了永恆的意向。

這位詩人感到那從工作間散發出來的神秘已深深地透入他身心了，他到處感到牠的靈魂：在那胸膛黝黑的鐵工剛打在鐵砧上的鐵鏈中，在一個守望着熔爐的工人底緊張的筋肉中。他唱着那他視爲近代的象徴的，勞働者的臂膊的強大的努力。

辛克萊 Upton Sinclair：從工作間出來了哩，就成爲世界知名的普羅文學巨人。——

他從屠場歸來後，就寫成了一本暴露現制度罪惡，表現普羅意識的屠場 *Jungle*。此後，煤油，錢魔，波士頓也就陸續完成，成爲普羅文壇的巨著。

兩個美國——金元王國，最能够代表現代的姿態的——文學家，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從工作間出來了就這樣。

我從工作間出來後，祇零零碎碎的得了一點印象；車鱗西瓜的得了一感想。——就是寫在下
面的。

上面，作爲楔子。

鍛冶場

進來了這拓磁工作間，我以爲是走進蘇聯的鍛冶場。

一切都是黑色的。黑的機械，黑的鐵片，黝黑的胸膛，工程師白禪上的黑點。祇有法瑯粉是白的。

稀淡的陽光從樓頂射進來，悲淒地窺視着這陰暗得地獄似的工作間。在黑暗中，變化萬千的

火花照着，照得人們面上通紅。在機聲，鐵片墜地聲，摩擦聲裡，人們沉着地工作。

油味，熱氣，火光充滿工作間。

在輪兒的旋轉，橡條的發動，鐵片間的摩擦，火花的閃耀中，偉大的未來真會存在？也許，社會將會旋轉，發動，摩擦，跟着爆發了偉大的未來底火花罷。

到了火爐間，一千七百度熱的爐前，站着一個肌肉緊張的工人，火光照得他通紅。這，又是精細，又是雄偉，表現着勞動者的藝術。

看，他，火花中，揮腳浪沫似的捲着，眼睛像吞滅了火簇的睜着，頭巾扎得緊緊的，脚跟站得穩穩的，一分鐘，揮動他的鐵臂一次，熟練地，有力地，探驪得珠地，像刺進了敵人底肉中的，刺進碟架，扛上爐中，又從爐上把燒成了的取下來。光緻緻的三十件小碟，就從爐裡走出來耀着人們的眼。當他放下碟架時，面上就呈着躊躇滿志的顏色。

啊，這勞動者的詩劇。看他一進一退，那勞動者的精巧的節拍，韶美的旋律，就够使平日看慣了脂粉，嗅慣了肉香的人們興奮，緊張，這跟聽慣了十七八少女按紅牙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忽然聽到關西大漢銅琶鐵板唱大江東去的一樣情趣。這勞動者的詩劇委實比酒香肉香中看細膩的狐步舞來得高妙了。這勞動者的詩劇——動的姿態，真象徵着偉大的未來。

轉過來就是磨房。怪難耐的，一粒粒的法瑯紛飛着，灰白色的；它透過了工人們的呼吸管，塞着他們的肺眼，侵蝕他們的生命。磨機像雷電樣旋轉着。眼一塊塊的法瑯，轉瞬間就成了一粒一粒的磁粉。我想，工人們也許跟法瑯差不多，一樣。

後來，到了硫酸沖洗室時，就忍不住打起噴嚏來了；怪強烈的味道，燃燒着人們的嗅覺。那小工作間裡的人們，你試想像一回。

工程師說，這工作間是整天工作的——一天廿四小時。多奇怪！

這拓磁的工作間是够表現機械之美，鼓起人們對機械的崇拜；但也充滿勞動者的真義，跟蘇聯的鍛冶場倒相像哩。

女工

這是工作間的代表——一間電機織布廠。

走進了廣大的工作間，人在機聲中隱藏着了。機前都坐着一個女工——全都是女工。一面聽繁亂的機聲，一面嗅着枯燥的機械味，機械在發動着哩。橡條彷彿喘息着的蛇；機輪循環的行進，輾過人們的靈魂，吸着人們的生命，像一個狞笑着的魔鬼，發出粗豪的聲音。這是它殺人的勝利之歌；也許是資本主義的喪鐘罷。我在這聲浪中，彷彿落在衝盪中的洪流。怪難忍的，靈魂像受機輪輾斃了。

機前的女工底生命給機械吞蝕得太厲害了，了無生氣的臉上真像化石一樣。怪可憐的顏色，機械是這樣的吞蝕着人的生命，機上的一排一排的針，一下一下的紡織，一個一個的機輪，刺着，擊着，輾着她底心靈，流去了她多少的心血；柔弱的女體怎敵得住機械的淫威，非人生活的象徵，就是一副一副沒有表情的面孔。

機前，較剪擱在布上；對住了晝夜耀着的電燈泡，她眼睛定了的木然地候着。人是機械化了。傀儡還會粉墨登場，女工，電已收住了她的纖手，祇眼巴巴的守候；寂靜地，像煤炭樣躺着。難道她們真是在機上見到了未來社會，也許她是玩味着人生，也許她是想念着家中，所以她凝了神。但，她偶然覺到了這非人生活時，如果沒有了家，她將會把擱在布上的剪刀刺向喉間，死亡，回到天國。因為女人的心是脆弱而善感的啊！

我不是女人，我不懂得紡紗間的女工底心理。如果丁玲肯細心寫她的話，那將使你淒然下淚

；爲了她會混進了紡紗間女工的非人生活底深處。

臨走時，我還聽見噓人似的機聲。

香 國

一個化粧香品的工作間。

踏進了門檻邊就有一股香氣衝進鼻來。玫瑰霜，茉莉霜，俯拾即是。恍佛一朵玫瑰塞着左鼻孔，一簇茉莉塞着右鼻孔。祇有香，這是香國。

花枝招展的女工，嬌柔的軟語，和着香味，麻醉了人的鼻觀耳根。這是百花叢裡，不是有普羅味的工作間。

沒有什麼，祇有香。不過，紅的櫻唇，紅的玫瑰霜，紅是耀眼的，是————。

小型的工作間

到了一個紡織的工作間。

三間樓房，四層高，洋溢着機聲。

不知怎麼來，玻璃門裡，一個管事模樣的中年人，看見了，聽見了敲門聲，眼巴巴的望着不睬人。他對工人怎麼樣，天知道。

工作間，三百多的機械，有二百多停下來了，染滿了塵埃。兩副印花機仍然開着。

年青的女工，見了年青的陌生人，天真地笑謎謎的耳語着，呈了異樣。但，熟練地使用着小型的機械。

這間還有手搖的紡紗機，促織的轉，使人想起甘地的「到紡車去」

完了，一古腦兒的。

出門時，檢查處三個字特別耀眼。

這小型的工作間，顯不出機械的美來，也嗅不到什麼——。

戛然的機聲

來到一所水壺的工作間時，那已距休息時間祇有十分鐘了。

隨處都是金光閃耀着。

街上已染滿了紫薔薇色的暝色，真空釀造室更密層層的不透光，祇有淡黃的燈光；是就是比寒意蕭然的街上暖的，但看看四圍滿陳着金色的水壺，我就疑心走進了洪爐。

燒持室處處是火花，昏暗中時間水壺碎裂聲。

製造室充滿機聲，我剛才執起機械下漏出來的壺蓋時，機聲戛然而止了，機械的旋轉也停下來。跟着起了一陣尖銳的女人說話聲，笑聲，她們說着放工後的事情。——啊，放工後！

一切都靜止了，我們也隨着踱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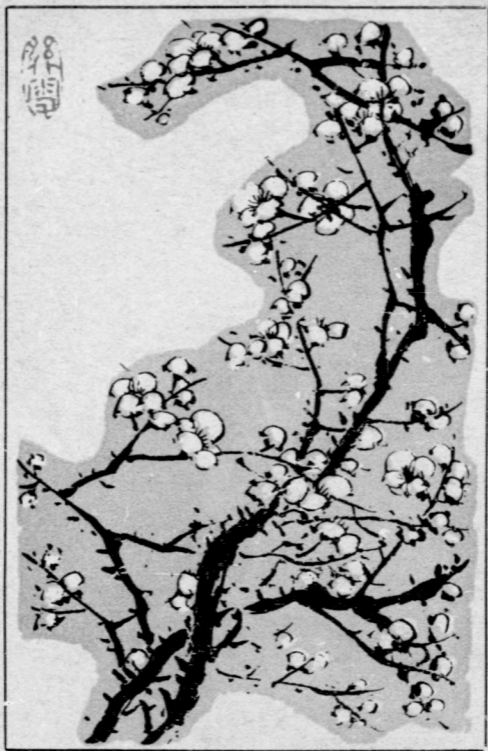
身，心。

夜色中，看看外衣上，滿附着玻璃粉，細碎的，閃閃發光的。這玻璃粉，總會刺進工人們

狗雖是屬於畜類的一種可是也有智慧野不肖的判別正和人沒有兩樣所差不過是不會說話罷了迫求狗的功用漸廣可拍製電影的成為狗明星能與人明星齊名可指揮軍情的編入軍用的隊可而戰士樣立功可替人把守門戶反借行獵的名為警犬獵犬狗的工作漸見繁瑣也和人類一樣的跟着時代逐漸的進化但是狗比較從前確是進化得多可是也有中外的不同外國的狗得人的訓練而進步能分任的工作並且也知道愛國中國的狗還是人事不知他舊在畜類中座狗的生活一些不知長進祇知狂吠亂跑自相殘殺有時竟會咬起人來牠竟的是守門的責任而竟會迎盜入門以致主人的財物被搶一空盜據主人之室而不知驅盜出門差狗受狗的苦此空養狗者意思所想及還有一般的狗終年獲摸自相殘害並且還要爭食人吃的東西多的人沒得吃少數的狗却一天一天的肥胖起來人比狗子瘦這是多麼的痛心







梅 關雪 作



藏斌孫 羊吉



作和李 笛聽



作鳳飛龍

年過便花梅了插 事他無夕除居山



作舟蓬陳 坐隅

隕石與曠野外二章

風痕

隕石與曠野

悠悠的白雲片片，
渺渺的江水漣漣，
唉，夜靜無涯，露涼似霰，
沈沈隕石，壓得我氣息慙慙！

隕石呀，你方才情切如燒，
投入我之懷抱，
像愛神底灼熱的眼波，
能再使弱叟的心冰發酵，
怎如今却僵臥冥頑，
似和我相馳背道？

你凝眸引領是病患思鄉？
你舌結神枯是心灰興盡？
啊，你宵奔萬里，我渴望千年，
到頭來，一朵殘花，半盞破鏡！

是呀，你是半枕春宵的艷夢，
眨眼更闌便刻薄地匿跡潛踪；
你是一滴玉杯的烈釀，
酩酊既退，只留下腦亂情慵！

悠悠的白雲片片，
渺渺的江水漣漣，
唉，夜靜無涯，露涼似霰，
沈沈的隕石，壓得我氣息慙慙，

涸溪

啊，小溪，液流乾涸的小溪，
你無力回憶旖旎纏綿的既往；
暮靄凝愁，寒鴉悼日，只頹然默縮，
像老年人底殘夢，冬夜冥茫？

那曾經你灌溉的幽蘭，

她的情影幽香淘淨過你的渾濁的潺湲，

也襯出你穢汗的羞赧，

到如今還是在憔悴塵寰？

你漂蕩過的落英——她不是

曾給你停滯的液流以一陣漣漪？

啊，記否你貢獻給她贅疣的激刺？

記否你換回來幻滅的哀悲？

啊，那童山衰疲老病，

但還把你牢牢地抱緊。

她渴望你有淙淙的水響聲聲，

慰舒她鬱澀枯荒的心境！

啊，乾枯了的小溪，頹然默躺！

冷淡的融水你自不甘蓄養，

啼鵲底怨淚也沒力搜藏，

只能像老人底殘夢，冬夜冥茫！

月

有人說我是暮生朝死，

但我真希冀蜉蝣底福祿！

不幸是熱情冷盡，生趣全無，

還硬要違心活動，天涯海淡！

踽踽涼涼的的鰥日呀，你底高情炎燠，

但沒地能容你苦寂的心君寄宿。

我雖承你把愛光灌注遙遙，

然而，酬還你呵，我只有愁眉苦目！

快趁你生命底火花騰焰，

將你底孤獨的命途改善。

否則他年便是有熱唇想吻你重溫，

你呀，還是惻惻依舊，臨淵枉羨！

唉，淒涼的命軌永無終極，

溶溶的淚眼長惹得詩人深哀痛惜！

似這般熱情冷盡，生趣全無，

啊啊，到不如蜉蝣幸運；生死瞬息。

脉脉含情的雙眼外二章

白 珩

脉脉含情的雙眼

海水紛揚其波，
鰓沫浮空飛濺，
比目魚隨波而出，
我瞥見牠脉脉含情的雙眼！

海水紛揚其波，
萬艘鼓揖而來，
海面無數深溝，
比目魚沉落海底，
我想像牠脉脉含情的雙眼！

海面波平浪靜，
舟子舉網得魚，
網裏鮮鱗龐雜，
比目魚恰在裏邊，
我看見牠脉脉含情的雙眼！

華堂賓客喧嘩，
豐膳出自中厨，
明鏡灼灼之下，
比目魚儻然出現。
人家吃個精光，
我却留牠脉脉含情的雙眼！

昨宵落了一夜雨

昨宵落了一夜雨，
今朝前溪水暴漲。
我拖着木屐，踱到溪邊，
幾排竹橋給洪流捲去了。
守網的漁夫在稱揚鱖魚的肥美，
頑健的牧童在侈談他的雄牛的過溪。
堆着笑靨的寡婦在申說她墮落漩渦的
乳豬如何給人救起，
人們更紛紛狂歡嘩說，

我却望着那邊的菜園無恙，
她嘗在那裡種豆的，
我也有說不出的喜歡。

洪濤流個不止，
人們相持歸去。
日已過午了；
漁夫收網去了，
魚婁挂在腰間；
牧童揮鞭去了，

雄牛引在身傍；
寡婦搖着兩袖去了，
乳豬馳在前頭。
我却還在崖傍佇佇，
望着那邊枝梢的屋尖，
待見她從枝下的小徑出來。

我在這裏徘徊
平林月出的時候，
犬聲吠徹我的心肝，
我在這裡徘徊。

平林月落的時候，
鷄聲唱徹我的心肝，
我在這裡徘徊。

浴着滿天的涼露，
冒着無限的風寒，
我的心愛的人呵！
我還在這裡徘徊！

Violin 之 死

黎覺奔

我底靈魂的偶像的安娜女士：

人生是多麼難以解釋的啊！一星期來，爲什麼我會這樣的快樂？每當夜深人靜聽見街頭音樂師的 Violin 奏起浪漫歌曲的時候，我底心情總是和着歌聲而跳舞；有時感情藉此奔放，便悄悄地獨自一人跑出了門外，從那十字街頭轉一個灣，跑到了大海之濱；我老例是要蹲在那塊光彩的雲石上，遠遠望去隔江之香島，看見燈火一點點的如天上繁星般的夜色，彷彿像 *night* 的晚景之光輝；波平浪靜的海面，特別顯示出秋江之美麗；月姊本着白玉似的酥胸的嬌艷絕倫，放射出一片可愛的銀光緊貼於地上；啊啊！那古代大詩人屈原之精靈，隨着秋風吹來把我陶醉了；於是我盡情熱烈的抱住此至愛的秋光，也是獨自一人高唱着「海濱之歌」而步返宿舍裡來了。

人生真是難解的，今晚爲什麼我會這樣的憂鬱不暢？街頭音樂師的 *Adagio* 大概是命途多舛而死了吧？不然，何以從黃昏到深夜都聽不出她的美妙的樂音？也許是她於今晨死了——她永遠地離開世界而長逝了？我在憂鬱！我在悲傷！我要哀她爲藝術而不幸死亡！

阿親愛的安娜，爲什麼你偏偏要對人說我是你的朋友而不是你的愛人呢？我不是個詩人，我是極拙於文詞的，我不曉得吟詩的藝術；故幾次想作一首情詩獻給你，奈何始終一字寫不成。天女似的的安娜！你寧可懷疑大自然的將要毀滅，你寧可懷疑哲學之虛偽；但是你喲，你千萬不可懷疑我對你有二心。其實，我底靈魂已寄託在你的身上而生活了，你可知道嗎？

愛人喲！我是個天涯浪子，自從加入了人類社會活動了幾年，其間我做過了船廠的工人，商店的賣貨手，黨部的委員，學校的教師，戲院的編者和報社的主筆。我經過滄海桑田，我受慣世

人白眼，我親嘗社會苦味，我深知人性危危，我有時興奮，我有時頹廢，我有時擬積極地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我有時擬消極地自殺，葬身於大海之中。

人生真是難解的，我既不能振作於前，也沒有勇氣改造於後；幾年來，祇是彷徨在幻滅着的歧途中，過着慘淡的孤凄生活；唉！人生就這樣的長此下去便算做了事了麼？

可愛的人兒，我怎得說我不是熱烈地戀着你呢？我一發現自己有了生之意志時，同時也一樣地發現你底大真爛熳舞蹈在我底面前；我在工作，在受苦，也一樣地發現你追隨於我底左右；就算我有了自殺的冥念，也發現你默默含愁地截住我底動機。啊啊！難道我和你同是一體嗎？愛人！你底精靈曾幾時贈給我，何以我總不知道？

愛人，你一定可爲我的人生觀下一個定義吧！

阿親愛的安哪，這裡值得向你報告的：一星期來，爲什麼我心裏底變態會變得這麼快？我沒有喜悅，也沒有悲哀，既沒有做人的意味，然也沒有多大希望；衣食不要求豐裕，行動亦不要求自由。本來老想要寫給素民，毓良，承業，文緣，江萍，協萬等友人們的書信的，然而也懶於執筆了，我底同學梁君新辦的刊物，他要我寫點文章給他估篇幅，然而更不想麻煩腦汁了。日間祇一個人關閉房門躺在床上展開大詩人華茲華斯的詩集高聲朗讀；眼倦了，便合上眼睛睡覺，順手把幾部詩書薦枕，夜間則必湊湊熱鬧，走到街頭聽音樂師奏曲，蹲在人叢中的一個位置；精神興奮時，除到海濱看「秋，江，夜，月」之美景外，或竟花兩個銅板船費，搭小輪直往香島，船抵步時再乘原船歸返；這樣，我總覺得比在陸上暢快得多。我還算是聰明：我能發現祇我一人獨立在船尾之難得的優位；那裏沒有人們的噪集——萬籟無聲——祇微聞一些輪動聲罷了；況且沒有船蓬遮掩夜色，可與大自然直接接觸，更是難得；故每每要在船上唱起浪漫情歌來：

Oh, nights of splendor,

Your charm so tender,

Make love serrend;

Till star are gone;

Oh, nights of laughter,

Tho' tears come after

Love's regrets love for gets-

when comes the dawn.

Fair Hong king sleeping;

A vig il keeping,

while stars are weeking,

As they depart;

Some bell are pealing,

white nights is stealing,

To its nest, lulled to rest-

with in my heart.

安娜，今天也許是我底心的寂寞比任何一天還要較甚的，在我底人生史上。看啊！今晨的秋風特別暴發得厲害；吃完早膳時，天色佈滿了雲，旭日無光，寒風照面刮來，頗痛；我縮入被窩裏躲避，給被端緊緊地蓋住頭面；要「想」，但不十分敢「想」；一幕一幕的火花，人物，天使，和惡魔在眼簾閃過。我索性跳出被外，穿上舊絨衣，取出紙烟來抽；坐在椅子上，擁抱着四弦琴彈奏，然也彈不出什麼樣子，徒增傷感而已。把琴放下，一點聲息沒有，祇聞得窗外嗚嗚的斜風幽咽，及遠處傳來的海潮的怒號。書，也看不入眼；字，也寫不來；想，也想不透澈；思潮祇是個亂——不辨東西的亂動着，祇有苦悶侵蝕了我底心，一切都無可留戀的。跑出了舍門，一陣陣的狂風刮面，幾根長髮掛在額前飄飄飛蕩。看看門前的信箱，希望得到友人們書信以資慰藉，然而結果不過是個空，又增多一種「無人過問」的失望的悲哀罷。再取出第二枝紙煙拼命地抽，迎頭破風向前路走，紙烟剛剛燒完時，恰好我已到了一家質店的門前。我取出前時友人送給我作禮物的那枝派克自來水筆走進門內遞上給老板，足足質到五塊錢。我攜了欸一面仍是向前路走，一面想：學校膳費快要到期，頭髮三個多月沒有剪，禦寒的衣服也應該添置新的；而學校之薪金老早支過，各報館及各雜誌的稿費幾個月來沒有一文清發；故欲解決此生活問題，誠非容易；然也沒有辦法理及了。唉！有什麼好話對人家說呢？

我走進一間酒店裏吃一個大餐，飲兩杯洋酒，另吃一些東西，再連續抽了三數枝紙煙；這，總算得滿足一次了。我笑；我高興；我狂歡。一直醉至下午二時才在矇矓中意識到今天星期三，學校還有兩個「作文」鐘點待我上課，但至此亦恐趕到學校教授時要做了一個時間追悼員了；索性當我走到店門要結數時，並打一個電話至學校向校長請假，及另煩「先生」為我代課。結單是寫着三元二角的，我在袋裏取出四個大圓結了此數，餘的八角一手給了女招待。出了酒店，後又在一間書店裏買了幾份文藝雜誌，也花了一塊錢；於是五塊錢總總用個乾淨了。

我仍在街上狂走，路經美容室，但已沒有錢光顧了。牆上雖貼滿影戲院放映什麼世界名片的廣告，然而運命已注定我今天和牠斷絕關係。再從馬路轉入那一條橫街時，我偷偷地望望兩旁娼寮內的賣淫婦……

安娜，人生真是難解的，我爲什麼要這樣的無聊？真的長此下去便算是我的人生了麼？我永不能改善我底生活了麼？愛人！我回至學校宿舍時，太陽剛剛離開水平線上——已是傍晚的黃昏了。我躺在床上緊緊地擁抱住被窩痛哭，我暗地咀咒我底無意義的人生。

★

★

★

★

★

我是這樣想：打開買來的幾本新雜誌一瞥，看幾段論文或小說。又寫幾封信給朋友們，向他們借點錢救命；又補作起這星期來的日記，完成那篇生活的遺痕，去換一點兒稿費；又把學生們底堆積如山的文卷，清理一下。關於這——這理智底的沒有意義的工作，素是不滿意去幹的。何況又要擔憂到明天活不活呢！

也許是我今天飲酒過度，所以今夜的精神特別地清醒；在床上不絕地輾轉而總不成寐。眼睛瞥過牆壁的一角，恰好看見我六年前的中學生時代的一個相片；我見他；健大的軀幹，端正的臉龐，深黑而精勇的眼睛，肖麗的短髮活潑地垂後；和穿上一套莊嚴燦爛的童軍制服，更顯出充分的男性美的表現。然而，現在的我呢？我祇是一個半殘廢的青年，我的體軀瘦弱得太可憐了，眼睛有點近視而無神了，臉龐蒼白了，頭髮簡直長到像一個野人，精神彷彿；何況衣衫襤褸到把牠丟在街上也沒有乞丐拾遺的；這，唉！這就是現在的我。若把此相片要和我現在比較起來，一定連我自己幾乎也不敢相信他與我同是一個人的。

愛人喲！我欲奮發無能，我要犧牲不得；愛人，我將如何？

媽！
愛人，請你再莫說我已入中年，實在今年還不過二十一；愛人，不信，請你問問生我的媽

★

★

★

★

★

人生真是難解的，今晚爲什麼我會這樣的憂鬱不暢？街頭音樂師的 Violin 大概命途多舛死了吧？不然，何以從黃昏到深夜都聽不出她的美妙的樂音？……

阿親愛的安娜，我有滿腔感情難以暴發，我有無量的情話不能一口向你細訴；天女似的安娜，你寧可懷疑大自然的將要毀滅，你寧可懷疑哲學之虛偽；但是你，你千萬不可懷疑我對你有二心。

可愛的人兒，這是我本星期的生活可爲你見告的，若果下星期我的神經衰弱病沒有更厲害，而且要是我還活在人世，我一定再向你告訴的。愛人！愛人！祝你：

晚安！

你底忠誠愛你者魯克某月某日

作者一九三三，十一，二十于香港

血輪 (續)

.....

林夕

一天，他正在背着竹槓，擠在如潮的人叢中，突然，他覺得右肩上被一隻手搭住了，而且緊緊地把他向後拉，他急便將身擰轉。

「老儉！」

「啊，三哥，我以為印度阿差呢——不見許久了。」

原來是很久不理他的那個黃老三。

「老儉，你現在幹些什麼？你着實太不長進了！」

「三哥，你不見我背着這條竹槓嗎？我在做苦力囉。」他心裡覺得黃老三太不知趣，一見面就來教訓人，先是不理我，現在又來管我什麼鳥事？我就是賣屁股也不和你相干呀。他雖然在答他，已滿露着忿忿的口氣。

「老儉，你知道你的女人已經帶着孩子出來的嗎？」黃老三對他說着，却把臉擰過一邊。

「什麼？三哥，話從何來？」他禁不住心裡一楞了。

「哼，前天我便到處尋你了，直到現在才把你尋着。你可去保良局看一看你的女人吧！」

「三哥，到底是什麼？你得說明白一些呀！」老儉的口氣突然變了，他很像給人攔腰一把扔下泥潭裡，沒頭沒腦的摸不着是處。心裡只覺得惶惑，麻亂。

「前兩天我看新聞紙，」黃老三說着打了一個咳嗽：「其中有一段說，有一個鄉婦携着她的五齡幼兒由鄉下乘輪來這裡，到埠的時候，因為沒處投奔，在途上亂走，後來不知怎樣就被一個拐婦拐上了。那拐婦詭稱可以代她找工作，叫她暫時到她家裡住下再慢慢想法子。第二天，那拐婦說是帶她去尋工，携了她的幼兒和她一起到外面去。那裡知道走到一條繁盛的街上，在人叢中一擠，拐婦和幼兒都不見了，她便坐在街邊放聲大哭，她還不知道是被騙呢。後來由那街上的警察把她帶回警署，警司問她到甘島來做什麼，她說是為尋她的丈夫。警司又問她丈夫叫什麼，是做什麼事的，她只說得出丈夫的姓名，至於做什麼事業她說不知道了。後來警司就把她發到保良局去招領。你道她的丈夫姓什麼？老儉，原來就是你的女人來呢！」

黃老三說完之後，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這倒把老儉聽得直跳起來。先前是沒頭沒腦的，現在却又像被人一把提了起來，向空一拋，魂靈兒似乎也離了竅了，一身是汗。

「三哥，不是假的吧？這倒怎麼好？」聲音顫動了。

「那真假我可不知道了，不過我既然看到了，就來尋你說一聲。你要分曉，還是到保良局去看看吧。」老三有點懶洋洋地。

「我，我不知道保良局在那裡呢。」

「問一下人吧，不打聽又怎能知道？」老三依然擺出他的「不大理你」的架子。

「三哥，我懇求你，還是由你帶一帶我去好！」

「我那裡有這個空閒？今天走來說給你知已算盡了我的心的了。」

「爲人爲到底吧，三哥！」老儉被一種妻兒之情煎迫着，恨不得馬上就飛到保良局去看個明白。對於現在的黃老三，他真想跪下去了。

經了許久的懇求，黃老三才露着不大耐煩的神氣答應了，帶着他向保良局的路上走。

到了，黃老三進去一查，果真就是老儉的妻。這一個可憐的婦人一見了黃老三，只知道流着眼淚「三伯伯，三伯伯。」地在叫，其餘的話完全不曉說了。

黃老三對她說了幾句話，三脚兩步便走出來，把老儉帶進去。

見面之下，四隻眼睛水汪汪地互望着，許久許久才說出話來。

「你這沒良心的人，你累得我苦喲！……」話猶未完，一粒一粒淚珠不由自主地已在她的眼裡撲出來了。

「誰，誰料到你竟這樣魯莽地走出來呢！可……可憐狗兒……」一向是鐵石心腸的黃老儉，這時也給站在面前這面目枯黃，頭髮蓬亂，像從餓牢裡拉出來的妻那些慘淡的淚水溶化了。尤其一

想起了五歲的狗兒，他的心就如刀鎖。倘若沒有旁人，他真想撲近前抱着妻痛哭一場。

隔着眼淚望過去，妻只是抽咽，搖頭。

「噢，留回些別時再哭吧，還是想辦法把儉嫂領出去才是呀。」黃老三看得不耐煩了。

「是的，三哥。不過，怎樣才可以領的呢？」

「那又要問一問了。」

黃老三找着一個門房間了一回，只見他摸着下巴的短髭走回老儉的身邊，細聲地：

「要殷實的店舖担保呢。」

「三哥，這倒要我的命還易了，那裡找店舖和我担保？」這難題兒把老儉直急成了一隻熱鍋

裡的蟹子。

「唔，這真是一件麻煩的事。」黃老三依然是摸着短髭。

「我看，三哥或者有這個能耐的吧？可憐見，三哥！還是求你出點法兒，我一輩子也不忘記

的了！」

「我那裡有這個本領？店子又不是我開的，我只是一個雇工呢。」不止摸短髭，索性繃起眉

頭了。

「求求你的老闆不可以嗎？三哥！」

隔了許久的沉吟，黃老三才慢吞吞地：

「我姑且去試試看，但得不得我却不敢保的。」說着他又去找見了門房，由那門房引見了一

個局內的書記，指點他寫了一張領條，是預備蓋圖章的，拿着領條他便向門外去了。

足足去了兩点多鐘，老儉的眼睛差不多要望出火來了。好容易才看見黃老三慢慢地從門外走

來。

繞天之幸，不，是饒黃老三的老闆之幸，圖章是蓋得了。照老三說，爲着懇求這圖章，在老闆面前，作了三十次揖有多了。

呈了領條，一個紳士模樣的人把老儉叫進去問了許多話。因爲和女人的話沒有什麼不符合的地方，在那紳士莊嚴的目光底下才得拖着女人，隨着黃老三步出局門。

「三哥真是感恩不淺了，早晚定要報答你的！」含着滿眶感激的眼淚，兩口兒一樣地望着黃老三。

「那還算你們的福氣，我出這点点力算得什麼？好，你和儉嫂好好地想辦法過活罷，我可要回去了。」黃老三帶着驕矜的神色，點點頭，掉轉身揚長去了。

看着黃老三去遠了的身影，站在女人旁邊，老儉只是發呆。

「現在到底怎樣打算？狗兒你是要尋回來的，我，你也要想法安置，你在裝痴嗎？」女人被悲憤交迫着，顧不得仔細查問他出來後的狀況了，狠狠地就想咬他一口。

「有什麼打算？腰包裡好在還積得三塊錢，且去找點東西吃了再說吧。」對於女人的疾言厲色，不敢望一眼，了低着头，只把一隻手頻頻地摸着給汗水淹得污髒了的腰包

「那就去喇，死死地站着幹嗎？」

頹喪地背起了竹槓和繩子，和女人走到一間賣粥麪的店子裡，要了兩碗麪給女人吃。一面吃一面就把離鄉後的行狀哭喪着臉向女人告訴。

「我不聽你這些鬼話，我只要你和我尋回狗兒來。沒了狗兒我是活不成的！」說不到四句話，女人又哭了起來。

「這只有慢慢地打聽呀，難道我就不想尋他回來嗎？事情已到了這樣，急也急不來了！」老

儉只有低聲地解慰。

「你到底住在那兒，甚地方藏你的屍？」

「唉，不要問這個了，說出來也就够你傷心！」

「傷什麼心？你這個人，就是死了我也不會傷心的了！」

「好吧，能够這樣容易死去，天下的災難還有人來消受嗎？——我是沒有一定的住所的呢！」

「那末，你到晚上鑽進地穴去不成？」

「告訴你吧，馬路旁的走道——店舖的騎樓底，就是我睡覺的地方！」

「啊，那，那我今後豈不是也要和你一樣嗎？」她幾乎要放聲大哭了。

「不，你不要着急，慢慢兒想法好了，你且吃完了東西再算吧。」

「算什麼？早知是這樣的，我和狗兒死在鄉裡還乾淨了！」兩隻肩頭抽抽縮縮，眼淚撲嗒撲嗒

地直由臉間滾下來，滴在前面那碗麪上。

「不要這樣，快些吃吧，吃完了我們去找住宿的地方。」女人的眼淚越流得多，老儉的聲音

就越見柔和。

「找住宿的地方，你有這個本領？」

「可以的，我總安頓好你就是了。」

「那裡有地方可以給我們住的？」

「用錢去租囉。這裡有種地方不一定要租全間房子的，單租一張床位也可以的呢。」

「錢呢？」

「拼了我這副骨頭去掙回來吧！」

「唉……」

看着女人把兩碗麪吃完了，給了錢，他就帶着女人走到東南角的貧民窟去，去找他們寄宿的地方。

「床位出租。」每逢看見門前貼有這樣的紅紙條兒的屋戶，不管樓上或地下，他倆總要進去談一回價。

「怎麼，這地方的情形多奇怪的，小小的一間樓子，竟鋪設了這許多床位，連黑角落裡也鋪滿了，而且，一張靠着一張，找一些空餘的地方也沒有，這樣就拿來出租嗎？」當第一次議價不成，在一間黑暗的小樓走回街下的時候，甘島的下流人的居處，給了她一個駭異的印象了。

「可不是？這裡比不同鄉下了，因為地少人多的緣故哪。只這小小一張床位，你看，便要租你三四塊錢一月了呢！」

「大家簡直是頭抖着頭，腳拼着腳，沒半點遮欄的，怎能睡得舒服呢？怪難為情的。」

「那可管不得許多了，大家都是這樣，習慣了就不覺得難過了。」

一路說，一路留神着紅紙條兒，終於以三塊錢一月的代價，在一間又低又黑，走進去，充滿了煤煙的屋子裡租定了一張床位。

先給了半個月的床租，贖下塊多錢，買了四角子米，其餘的，在柴，油，鹽，鹹魚，瓦鍋，這幾種東西的身上化完了。

一天一天的度過，養育了五年的狗兒終於沒有消息了；女人雖曾說過沒有了狗兒是活不成的時間一刻一刻在把她向前拖延，到底也就活下去了。

天一光就從女人的身邊爬起來，背着竹槓繩子向碼頭走；碼頭上的人人跡散完了，又走回女人的身邊去。黃老儉天天就是這樣去排着他那副骨頭。

以前是爲了兩碗飯，半樽酒的。現在除了這兩種東西之外，却要加上「爲床租，爲充實女人

的肚皮。「這幾重意義。

雖然給摩擦得光滑了的那條竹槓每天都有三幾回壓上肩兒去——自從女人來了之後生涯還沒試過有一天落空。但是，以前就算怎樣的吃和喝，腰包裡總會有三兩角錢多出來的。近來，不要說這個，就連三兩個銅板也贖不來了。

這是使老儉常常感到鬱悶，每夜一睡下了床總要在女人的耳邊嘮嘮叨叨地說一頓的。

「誰叫你沒爭氣，有安樂一點的茶飯你不吃，拼了命也要喝那些黃湯。品性又不好，喝醉了就要鬧亂子，連到一心照顧你的人也氣翻了，不理你，這是你自作自受的呀，你埋怨誰？」女人聽得火性兒起了，總是連珠砲似的這樣反罵他。

「算了算了，此後我永不開口就是了，怕了你吧！」女人的威嚴確是可怕的。每次引出了女人的反響之後，他總是悻悻地這樣下結論。結論下完了，很快的，聲長聲短的鼻鼾跟着就拉起來了。

自此之後，老儉就是怎樣的感到不舒服，也只悶悶地關在肚子裡，女人的面前，再聽不到他的嘮叨。有時覺得身上的骨頭着實有點痛，像是要病的樣子，他就偷偷地在街上買點藥來吃。對女人，半聲不響了。

「命根兒活該要吃苦的，有什麼講？」他很久已把它滑下了肚角落裡的這幾句宿命論，近來，又不歇湧上了心頭。

大概，他的命根兒確實是有点活該的吧，過不了許久，「苦」，向他的身根密襲來了。

一天，太陽已經昇起來，他醒了，覺得腰骨刺刺地痛，勉強爬起來，頭也暈得厲害。心裡一聲「不好」，他又倒回了床上。

「噢，這一回可真病了！」他把兩手按着太陽穴，閉上了眼睛。

「怎麼嘞，病？」女人爲他的語聲驚醒。

「唔，腰骨痛得要命呢，頭也覺得昏昏地，起不得身。」

「那末，今天不要出去了。」女人趕快爬了起身：「我去買點藥給你吃好不好？」

「買什麼藥，那裡來的錢呢？」

「你昨夜回來不是交了四角錢給我嗎？」

「噢，這四角錢，是要留來吃飯的呢。倘若今天真的不能起來的話，一切的開銷都在這四角錢的身上了！」

「你這個人真板滯得可以，難道生了病也不醫治的嗎？吃藥緊要過吃飯哪。」女人一面說一面從床角裡把四角錢摸出來，下了床，就想走向街外去。

「不要去，捱過些時會好的。這樣的病總不至於死吧。」他依然爲節省那四角錢而固執着。

「我就沒聽過，病也捱得好的？就許你的話對了，試問花點錢趕快治好了上算呢還是病你一

兩天好？」

老儉給女人的話問倒了，轉了一下身子，不則聲。

女人揣了四角錢在袋裡，出去了。

不久，拿着一樽藥水回來，走到床邊，遞向老儉的面前：

「這是濟衆水，藥店的人說是很要得的，去了一角錢。」

「唔，那就倒我喝了吧。」老儉正想爬起身，但是，一抬腿，不止腰在痛，腿骨裡也覺得有刀在鑽的樣子，抬不起來。他很詫異這一次的病有點不同了。

「不要動，這是要用開水沖和了喝的，待我找開水。」女人拿了一個杯子，連忙走進廚裡去。擎着一杯開水出來，把藥水全樽倒下去，拌和了，一隻手把老儉的頭托起，藥就從嘴邊灌進

喉嚨了。

到了中午的時候，病不特沒有些微的減退，反而比清晨更覺得厲害。痛，不止在腰和腿，漸漸散佈到全身骨節了。吃下那杯苦澀的葯水；只白冤屈了肚子和喉嚨。

這樣的病，在老儉，着實未試過。他一面咬着牙根一面却在心裏嘆氣：「英雄最怕病來磨，這話是不錯的。自己雖然並不是英雄，但到底也是一個頂大立地的硬漢。平日裏背百多斤的東西，只要把臂膀一抬，吃豆腐就沒有那麼容易。可是，而今呢，連自家的身子也沒法撐起來了！」

想到這，不禁「唉……」地長嘆了一聲。

在這嘆聲裏，他更感到了許多未來的哀愁。

——自家病了不要緊，但是，女人是要吃飯的呀。爲了病便不能出去挑東西，而身邊又沒有一個多餘的錢，倘若再過一兩天都是這樣，女人餓肚是一定的了。更想得傷心一點，這病假使不會好——這也是說不定的。那末，贖下了她，在這個沒有些許憐憫和同情的地方，恐怕……也難保不跟着走同一的路吧!!……

他不能更想下去了，眼前一黑，在不自覺中又發出了幾聲低微的呻吟。

坐在他身邊的女人，看着他的病勢沒有半點轉機，本來已很焦慮的了——連午飯也懶得燒了。現在，又見他聲長聲短在呻吟，究不知患的是什麼病，心中益發慌亂得沒了主意。

「你到底覺得身上那一處不舒服，你該說給我知呀！問你總是搖搖頭，病不能這樣輕忽的，還是再買點葯吃吧？」女人的聲音已經顫動了。

「市上的葯是靠不住的，買回來只是白花了錢，你不要着急，且過了今天再算。」聽了女人的說話，他依然在掙扎。

「唉，你這個固執的人，我着實爲你担心呢！」女人側下身去，輕輕地在他的腰上捶着。

不久，他昏迷地睡去了。

第二朝，他從昏迷中醒來，把眼皮勉強地撐開，到處張望，也不見女人。

「喂，去了那裡？喂？……」他以為女人在廚裡，張開嘴嘶嘶地叫了幾聲。但是，廚裡沒有回應。

他奇怪了：「去了那裡呢？」心裡在想，遍身的骨節依然在痛。

恰巧，一個同居的女人正從廚裡出來，揩着嘴。

「張嫂，還未上工嗎？」

「就上了，光吃完飯。你的精神好了些吧？」

「唔，也還是一樣——我女人去了那裡你知道嗎？」

「儉嫂？方才我見她把身上那件黑布衫解下來，說要拿去當呢，大概是爲這事去了吧。」

「哦？去了多久了？」

「約莫有一個鐘頭了。」

「噢！……」

他滿心刺刺地難過得很，恨不得馬上就爬起身，去把女人找回來。

同居那女人不久也就上工去了，靜悄悄地一屋裡沒有人聲，只有他給等待的火燃燒着，不歇在輾轉反側。

聽着門外的脚步声一步一步的走近門前來，以為女人回來了，緊張着的心一陣弛緩。然而，腳步聲到了門口時跟着又再走去了一股失望的情緒狠狠地咬着牠。

這樣地一刻一刻等待着，心的變調是從緊張而弛緩，從弛緩而失望，從失望又轉回緊張，女人的身影還是杳然。

徵稿簡約

- (一)本刊內容約分一散文小品，二詩，三短篇小說，四論文，五文藝雜文諸欄，除暫時不收譯稿外，其餘均歡迎投稿。惟以篇幅關係，來稿能在三千字以下尤所歡迎。
- (二)投寄稿件請即在稿末填註姓名及通訊處。
- (三)詩稿請自留底本，如不用亦不再璧還。其他稿件，需退還者，請附郵資。
- (四)來稿一經刊出，均當酌致薄酬。
- (五)投稿請逕寄本社通訊處。
- (六)投寄稿件，萬請貼足郵資。因如有欠資等情，照例退回寄件人，以致未能收閱，本刊不能負責。

紅豆月刊

一卷二期
每册一角

督印	梁之盤
編輯	梁之盤
經理	梁之盤
出版	南國出版社
發行	梁國英報局
	文咸東街三十二號
通訊	香港郵政信箱二十九號
印刷	光華印務公司
代售	各大書局報社

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小兒
救星 **安兒靈丹**

主治.....

發熱痢水瀉嘔吐肚痛風
痰感冒夜哭潮火等症輕者
服一二樽立愈重者服三四
樽必能奏效無病服之有開
胃消滯增進健康之功誠保
赤之聖藥也

粵
港 東方大藥行製

香港代售處梁國英

香港代售處梁國英藥局

述善堂何明軒

行藥 苦痛一除解

熊麝回瘡膏


治專 初起

痔瘡 惡毒 痔瘡 惡毒 痔瘡 惡毒

症怪毒惡般諸

包能奏效

源順廣街沙仔環上港香
堂源保路南平太市州廣理



女醫
葉貴容
專醫
喉科危症

舉凡喉科七十二症重者有朝
患而暮死有數日而危亡滴水
不能入口痛苦難堪一經診治
藥到病除沈疴立起

●貧者減贈 ●醫務所

上環希利街
十七號三樓



須知 戒煙

符廣記之體育牌。戒煙精神露精神粉經在英化學師化驗。確無毒質。認明戒煙之良藥。蒙政府給予証書發售。復以體育商標。中英兩國註冊立案。別人不得冒效。出世以來。風行中外。已服過者。莫不交口稱許。癮淺者。一服立除。重者再服斷根。在服藥時期。可照常辦事。無絲毫困苦。足見此藥為除患唯一圖強良藥也。

總發行永樂街十七號
自動電話五式三八九符廣記披露

特製精神丸
精神餅

欲強體魄清除癖疾者請嘗試之

代售處 梁國英

趙松雲啓事

敬啓者鄙人醫寓現移居雲咸街叁拾壹號地下(即賣花街直上)照常應診凡賜教者請玉到此所定應診時間務祈按時到診過時恕不久候如症緊要祈先見教是盼

時間出門診

午

後	前	後	前
十一	十一	九	九
時起至	時起至	時起至	時起至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時止	時止	時止	時止

趙松雲謹啓

藥效特病癆肺



星那三



三那星治一二期肺癆
 ○無不藥到病除。即
 ○最難治之第三期肺癆
 ○亦莫不克奏其根本
 ○治愈之效。故三那星
 ○出世後。各國名醫無
 ○不爭相採用。或視為
 ○治癒第三期肺癆之特
 ○効劑。自有史以來不
 ○可解之肺症。從此則
 ○有救星矣。

奉送三那星實驗報告書及肺病療養指導書
 函索奉贈不取分文

價目

每瓶一百廿片可服十天定價十元
 每料六瓶可服六十天定價六十元

經理處

香港梁國英藥局及
 各大藥局均有代售

香港灣仔軒鯉詩道八十一號

上海美商愛世開洋行
 南華分行獨家經理

電話二七六六四

睇相何須問鐵言

凡人氣色明潤。鼻準黃明。時運儘可放
 胆發展事業。倘見面多紅點。暗瘡。蔓
 延鼻準。則運必塞滯。不宜妄作矣。雖
 然人定亦可勝天。科學萬能。近有能改
 造顏面之(雙手鎗牌)電化硫暗瘡水。



暗瘡

紅鼻

(用法)早晚洗後。用棉花蘸藥水。力擦
 患處。兩瓶斷根。

出世數月。已銷流十數萬瓶。

香港總經理梁國英藥局

廣州市老威 普威 仁壽

安樂 海源 先施



必克靈戒除煙癮
包醫水腫後患

必克靈效毒精 克神拒藥

此藥精擅能戒除鴉片煙癮不論煙癮新久吸量淺深均能於最短期間保證戒斷戒時閉胃消食精神勝常絕無絲毫痛苦困倦及咳嗽遺精便秘等毛病發生可以照辦事戒斷後亦永無後患且身體日漸強壯誠戒煙萬全之聖藥

必克靈藥廠謹啓

總行小呂宋保必利道門牌四三一號電話一零八
粵局在一德中街三百三十四號
廣州十八甫馬路行發藥片公司經理
港局在文咸東街十號